

013029558

I247.56

265

V1

阴山狼城 [长篇小说]  
李达

# 狩猎



北航

C1638454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I247.56  
265  
V1

822890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狩猎1, 阴山狼城 / 李达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399-6033-3

I. ①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7296号

书 名	狩猎1, 阴山狼城
著 者	李 达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特约编辑	甘玉龙 李 丹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封面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8
字 数	262千字
版 次	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6033-3
定 价	3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001 | 引子  
一支三十年前的活死人勘探队

很多年以后，他又被人问起当年到底看到了什么，他只是咕咚咕咚不停往嘴里灌酒，最后嘟囔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：“那狗日的没有眼珠子……”

005 | 第一章  
“老林子里，啥邪乎玩意儿都有！”

闷热潮湿的老林圈子里有盘踞着无数花花绿绿毒蛇的长虫窟，美艳鬼魅的毒蘑菇群，小指肚般大小的土蜂子，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老坟圈子……

029 | 第二章  
一根手指般长的大蛇牙

铜盘上摆着一截白玉，似古代造型古怪的兵器。小七心中一紧：这东西，这东西就是赵大瞎子说的大蛇牙吗？

047 | 第三章  
进山第一夜

一只忧郁的白色的黄皮子，安静地坐在树枝上，静静地看着月亮。它已经那么老了，究竟在回忆什么？

099 | 第四章  
鬼真来了

赵大瞎子惨叫一声，像是被鬼咬了一口，瘫坐在地上：“他娘的邪门了，这绝对是大白天撞鬼，看来这次走不出去鬼林子啦……”

132

第五章  
谁给狗熊开了膛？

那黑瞎子一只爪按着腹部，努力把肠子给塞回去，但伤口实在太大，乌青的肠子还是从伤口边缘翻出来，地下淌着一大摊血，已经凝固了，像是一大块紫红色的胶泥……

143

第六章  
尘封三十年的漠河间谍案

即便她是敌特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只知道我爱她，这就够了。

166

第七章  
一入阴城，阎王不收

老绝户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可怕不可怕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183

第八章  
日本人在大兴安岭修建了一座狼城？

我忍不住用头灯一照，才明白过来：原来我被这东西给骗了，这根本不是人，这是一头披着人类衣服的狼！

218

第九章  
狼窟庙里有个人

这狼城的小庙里，当然供奉着狼才对，怎么可能供奉着人？那人头戴圆饰，端正地坐在那里，极为显赫的样子。

236

第十章  
终极

“越是表面对你狠的，越是真心对你好。”不仅人如此，狼群亦然。

276

第十一章  
她变成了狼

她用一种古怪而低沉的嗓音说了一句话，像是怕被人听到，又迅速把头转了回去。那句话让我大惊失色，忍不住全身微微颤抖起来：“我姥姥……”

# PRELU SION 引子

## 一支三十年前的活死人勘探队

这本书讲的是大山深处的故事。

故事起源于三十年前大兴安岭发生过的一桩怪事。

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，一支神秘的勘探队，逆着夕阳，缓缓开进了满屯子。队伍赶着几匹骡子，骡子上盖着厚厚的毡子。毡子下不知道放着什么沉重的东西，骡子的脚印深深陷入了雪中。

勘探队这时候开进山，让满屯子的乡亲们非常吃惊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大兴安岭，中国最后一块原始森林的最深处，又是中俄边界，古老的额尔古纳河畔，人迹罕至且不去说，最要命的是，现在可是十一月底，外面早封山了，这支勘探队怎么可能进来？！

大兴安岭这疙瘩，九月封山，十月就能下雪，那铺天盖地的白毛风刮起来，能赛过刀子，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积雪有一两米深，一觉醒来，门早被厚厚的积雪给挡住啦，踹都踹不开。这时候，除非是营地鬼子<sup>[1]</sup>才敢

[1] 营地鬼子：当地人对于知青的称呼。

戴着厚厚的狗皮帽子上山伐木（天极冷时，树冻得很脆，好伐，也便于顺着雪道运输砍倒的木材），其他凡是脑壳里没结冰的，有谁会进山？

但是那支勘探队不仅来了，队伍后面还跟着几个面色铁青的士兵，旧军装，杆子枪，死板板的面孔，一步一步拖拉过来，谁还能不信？

后来屯子里一个当过兵的人回忆，打从第一眼见到这支队伍，就觉得他们不对劲。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，他一时间又想不起来，后来他连吃了几刀猪耳朵，又喝了一大碗苞谷酒，才慢慢回想起来：那些士兵没戴肩章，军装也不对，像是国军的旧军装，脸色死白死白的，眼睛通红……看起来不像是活人，就像是死人从地底下爬了出来……

这支勘探队在屯子里没停多久，就拿着一封介绍信，由老支书带着，颤巍巍敲开了谷爷家的大门。

谷爷是满屯子最著名的猎人。也有人说，他是大兴安岭最著名、最有胆识的猎人。据说，谷爷一辈子剥下来的皮子，能铺满一整座山头。大兴安岭的野物，狼、豺、虎、豹、野猪、黑熊、大蛇、狐狸、黄皮子、傻狍子、麋鹿、猓獾，就没有他没见过、没打下来过的。

勘探队敲开谷爷家大门的那天，他正给儿子小嘎子过十周岁生日。小嘎子穿着新棉袄，咧着嘴，在院子里放炮，鸡飞狗跳，姑娘们咯咯直笑。热乎乎的火炕上，盘坐着一堆在大山里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哥们，愉快地喝着自家酿的高粱酒、苞谷酒，划拳，吆喝，吵架，大笑。

看着勘探队直戳戳站在屋里，老哥几个不乐意了，那滚烫的高粱酒一下肚，说出来的话比烈酒还冲：“这鸡巴勘探队要干啥？这时候上山？！上他娘的山吧！”

“我们去杀龙岭。”勘探队长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，手上是一张军用地图。

“去你妈了个巴子！”有人怒了，摔了狐皮帽子，一把抢过地图就撕，撕了几下，却怎么也撕不烂。他看了看地图，这狗日的地图准是小日本鬼子的！小日本霸占东北几十年，大家多少知道日本字长啥模样，他看着地图上打着几个血红的叉，一行行的日本字，搞不懂是啥意思。他疑惑地看了一眼勘探队长，身子却一下子僵住了，嘴角明显抽动了一下，最后竟然身子一歪，

从炕上摔了下来，地图也掉在了地上。

很多年以后，他又一次被人问起，当年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咋能从炕上摔下去？他却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咕咚咕咚不停往嘴里灌酒，喝得两只眼通红，最后嘟嘟囔囔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：“那狗日的没有眼珠子……”

没有眼珠子，这是啥意思？大家再问他，他却怎么也不肯说了。后来大家分析，这句话有两层意思：一种是说那个勘探队长没有眼球，是个瞎子；还有一种是说，那人的眼睛里没有黑眼珠，全是眼白（据说这不是病，而是开了天眼，很邪门）。

还是说当年，勘探队长把地图捡起来，依旧递给谷爷，依旧一句话也没说。

谷爷接过地图，看了看，他拉着队长去里屋嘀咕了一会儿，回来后一言不发，撵走了老哥几个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背上那杆涂抹了无数狼血的猎枪，带着刚满十岁的小嘎子，领着这支神秘的勘探队进了大山。

他们走后第三天，大兴安岭连刮了三天三夜的白毛风，风夹着雪，劈头盖脸砸下来，晚上，老林子不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那是树枝被雪给压断了。大家揪着心，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样大的白毛风，还夹着大雪，山上到处都是大烟泡，连搜山的都上不去，谷爷这次怕是凶多吉少啦！

谁也没想到，就在大风雪过后的半个月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支勘探队早已经被埋在了大山深处时，谷爷竟然挣扎着从山上下来了，他的头发和眉毛上结着血红色的冰溜子，活脱脱成了一块被冰雪冻住的血人。

谷爷的老伴，姜老太太第一时间赶了过去，她看到谷爷的皮袄后背处破了好几处口子，像是被人用刀砍的。她冷静地让人把谷爷抬到自家炕上，客客气气把人请走，插上门闩，只留下两个姑娘在身边。

脱下老皮袄，谷爷的后背全冻烂了，紫黑紫黑的，大姑娘当时就哭出了声：“天杀唉，咋能让俺爹遭这罪啊！”

姜老太太很冷静，她让大姑娘赶紧去院子里舀一盆雪，把油灯都点亮了，自己手捧着一把雪，慢慢在谷爷背上揉搓。这冻伤只能用雪搓开，要是用热水烫、热炕焐，就算人能救活，冻伤的地方也会彻底烂掉。

姜老太太跟谷爷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她太了解他了。谷爷这人胆大心细，做事非常小心，不然也不会成为大兴安岭首屈一指的猎人。他皮袄被刀砍烂了，背上却没伤口，这八成是他自己砍的。但是他冒着被冻死的风险这样干，又是为啥？

她用一捧捧的雪给谷爷慢慢擦拭身子，擦了一会儿，身上开始发热，最后二姑娘叫了一声“俺爹背上有字！”，用油灯仔细一照，紫黑色的背上还真显出了一些淡淡的颜色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竟显出来一幅地图。

姜老太太的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，原来谷爷知道，姜老太太肯定会亲自用雪给他搓背，这样就会发现这幅地图。这老东西，还真是用心良苦！姜老太太知道，这地图是老头子用命换回来的！

她喝住两个姑娘，让她们两个发誓，这件事情死也不能说出去。然后让大姑娘继续用雪水给谷爷擦身子，自己重新拾起年轻时纳鞋底、描花样子的功夫，将整幅地图详详细细绘制在了一张小羊皮上。等弄完这些，已经到下半夜了。

她让两个姑娘去睡觉，自己在那守着谷爷。看着谷爷僵硬地躺在床上，她的眼泪大串大串掉了下来，紧紧握着谷爷的手，一刻也不肯放松。突然，谷爷的手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她一愣，起来看看，发现谷爷的手紧紧攥着，手心里像是握着什么东西。使劲掰开那只手，手掌里血肉模糊，被人用刀子在掌心刻了几行字，模模糊糊看到几个字“三十年后”，底下的一行小字，却怎么也看不清了。

她的心一下子揪住了，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朝外看过去，外面是苍苍莽莽的大山，幽深黑暗的大山深处，闪烁着几点鬼火。突然间，大山深处传来一阵凄厉的狼嚎，接着四面八方传来狼群疯了一样的长嚎，狼群仿佛把满屯子包围了，屯子里的狗疯了一般狂叫。

姜老太太心中突然一阵慌乱，她站起来，想去关上窗户，却发现窗户早已经关上了。但是在那结满霜花的双层玻璃外，竟然紧紧贴着一张比例大得惊人的毛茸茸的人脸。那张脸直勾勾对着她，嘴唇一张一合，竟像在无声地说话。

姜老太太被吓得傻站在那里，好久以后，她才从那张毛脸的口型中辨认出，那人一直在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三十年后……”



## CHAPTER 01 » 第一章

“老林子里，啥邪乎玩意儿都有！”

三十年后，我在北京前门一家皮货店做掌柜，再一次想起了这桩三十年前发生过的怪事。这个故事里的谷爷，就是我姥爷。我母亲姐弟三人，她是老大，底下还有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这个弟弟，就是跟那支神秘勘探队上山时，失踪的小嘎子，我小舅。小舅失踪后，姥爷从此封了枪，不再打猎。后来，更是把两个女儿远嫁到外地，和我姥姥两人守在大山深处。

他的两个女儿，我小姨先是跟别人去了绥芬河做生意，后来远嫁到海参崴。我母亲本来想守着两个老人生活。却在一次打猪草时，救了一个修铁路的工程师。这个工程师在附近勘探地形时，不慎跌入山下，被我母亲带回家里养伤。这伤足足养了三个月，伤好后，他带着老人的大女儿回了成都。

是的，这个善于装病的工程师就是我父亲，之后又有了我。

六岁时，母亲把我送到姥爷家待了半年。姥爷那时候早已不再打猎，他在山上钉了个小木屋，长年累月住在那里，守着那十几亩苞米地。小木屋用厚厚的松木板钉成，墙上挂着整张的鹿皮、狼皮、豹皮，甚至还有一张一尺多宽的大蛇皮，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兽皮味，以及淡淡的松香味。

深山老岭里野物多，特别是狼，漫山遍野的狼，整夜整夜的狼嚎，有时候狼群结队跑过木屋，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它们脚掌踩落碎石的声音，山下好多人家的牛羊都遭到了饿狼群的袭击。不过说起来确实很怪，那么多狼群经过我们这儿，却从来没有一只狼停下来骚扰过我们。

我记得，当年问过姥爷这个问题，他却眯着眼，端起一只牛角做的杯子，抿了口苞米酒，望着外面苍茫茫的大山，深深叹息了一声，却什么话也没说。

老林子里日头短，黑夜长，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，我光着屁股裹在暖和的被窝中，缠着姥爷给我讲打猎的故事。

姥爷盘腿坐在炕上，叼着旱烟袋，瓮声瓮气地说，这大山吧，跟人一样，也都有脾气，你贴着地面听听，那些虫叫，蛇嘶，狼嚎，风响，就是大山在说话！这大山要是稀罕你，就会送给你松籽、板栗、人参、孢子、鹿角，一点儿也不小气！它要是不稀罕你，就会让你遇上白毛风、毒蜂子、野猪群、老虎，啥玩意虎，让你碰上啥！

我听得浑身冒冷汗，忍不住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坐直身子，叫一声：“姥爷，大山稀罕你不？”

姥爷敲了我一个脑门崩儿，说：“老实听着！”

他压低声音，给我讲起他当年在原始、荒蛮的大山深处打猎的故事，那闷热、潮湿的老林圈子，散落着人骨的野猪岭，盘踞着无数花花绿绿毒蛇的长虫窟，美艳鬼魅的毒蘑菇群，小指肚般大小的土蜂子，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老坟圈子……

他把旱烟袋在炕上“梆梆”敲着，说有一年赶山，他曾亲眼见过一条水桶粗的大蛇，懒懒地躺在半山腰上晒鳞，那大蛇头有水缸那么大！他还见过一朵人那么大的白蘑菇！那天刚下过雨，他翻过一条山沟，看到有人蹲在山沟里，打着一把白色的雨伞。走近一看：那不是人，是一株人高的大白蘑菇！

我姥爷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听得我的眼睛都直了：那水缸般粗的大蛇得有多大？老坟圈子又是啥样的？我连续几天做噩梦，梦到一条大蛇将我活吞了下去，漫山遍野都是人形的大蘑菇追着我，狼群在后面嚎叫着，前面拦着一条散落着人骨头的野猪沟……

一直到现在，我仍记得那些孤独而温暖的夜晚，寒风呼啸，大雪铺天盖地落下，月亮明晃晃挂在天上，红通通的火炉，灶里传来烤红薯混着松木和白酒的香气，姥爷瓮声瓮气地讲述着大山深处的故事。

夜深了，姥爷眯着眼，用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尾：“老林子里，啥邪乎玩意儿都有，吃人的山魈<sup>[1]</sup>、坟包里的毒蜂子、追着人咬的野鸡脖子、铺天盖地的瘴气、几天几夜也散不开的迷雾、能把人活活吸干的白草耙子，但是最可怕的，还是人。”

那时候我还小，还不能理解这句话饱含的深意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：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可怕的，并不是山魈、野猪、土蜂子、毒雾，而是人心。

在大山里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，我就因为一场重病，被送出大山，重回到父母身边，像所有普通人一样，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，上学，逃课，恋爱，最后在北京一所三流大学读了个三流专业。毕业后，经过一番折腾，经人介绍，去了前门一家皮货店看铺子。原本想着，先随便找个工作过渡一下，没想到这一过渡就是五年。五年中，我从伙计稀里糊涂做到了掌柜，不仅对皮货了如指掌，更接触到了皮货生意背后那个神秘的地下世界。

有时候闲着没事，我也会琢磨琢磨三十年前那桩怪事。

那支神秘勘探队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何在大山中全军覆没后，没人来调查这件事？姥爷他们又在大山里经历了怎样的诡异事件？他为何回来后要金盆洗手，一个人孤苦伶仃守在山上？那所谓的“三十年后”又是怎么回事？

琢磨归琢磨，我还是觉得这桩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怪事，终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变成一个茶余饭后的故事，甚至是一则警世的寓言，最后被遗忘在记忆深处。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切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

那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斜躺在躺椅上，轻轻摇着一把折扇，一面悠悠

[1] 山魈：热带的一种猴子，这里特指传说中的山鬼。

哉哉听着马三立的相声，一面偷偷瞄着铺子里唯一的一个客人。

那人一身白领打扮，不时推一推金丝边眼镜，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看着，一会儿摸摸草狐皮帽子，一会儿拽拽花豹皮尾巴，一会儿又看看手表，明显是在等人，压根不想买东西。

我给伙计马三使了个眼色，马三这小子马上凑过去，装傻充愣，摔皮子，砸板凳，很快把那客人给气走了。

我撇撇嘴，揭开茶碗，抹开花茶末，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。

您吧，不懂。皮货这行，跟其他行业不大一样。皮货这行，每家都有几个固定的老主顾，好面子，不差钱，不懂装懂，人傻钱多。每年店里压箱底的宝贝，都得提前给他们留着，地道货色，地道价钱。这些是财神爷，不能骗，他们要红狐皮，绝不能用染了颜色的草狐皮糊弄；要金钱豹皮，就万万不可用花豹皮去对付。

等这几个财神爷折腾完，一年的生意也就做得七七八八的了。其他的过路客，那是能蒙就蒙，能骗就骗，看着不顺眼的就直接往外撵，典型的杀生不杀熟。

没办法，皮货店主要靠那几笔大买卖赚钱，这些过路客，你就是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，也榨不出几枚大钱来，咳！

这几个月生意不错，好皮子不用说，连一些陈年老货都折腾得差不多了。我正琢磨着，过几天得让赵大瞎子从猎场给我倒腾点好皮子，就听见外面呼啦呼啦走进来一个人。

抬头看看，这是个怪人。

九月底的天，秋老虎热得厉害，一杯热茶下肚，衣服从里湿到外。这位倒好，外面弄了件军大衣，严严实实护在身上，腰上硬邦邦扎着一块红布条，直戳戳站在那里，显得又愣又犯傻气。

马三以为是叫花子讨喜钱，赶紧往外赶，还从柜台里摸了几枚钢镚塞给他，让他赶紧出去，别影响了生意。

那人却硬邦邦站在那里：“撵啥？！俺来卖襁子！”

我一愣，仔细看看他。这人上身穿着军大衣，下身套着一件变了色的皮

裤，脚踝到小腿处绑着厚厚的绑腿，脚下蹬的是一双皮乌拉鞋，皮肤黝黑，一看就是常年在大山里打猎的猎人。山里温差大，寒气重，好多人得了老寒腿，一年四季都得护着军大衣。军大衣里鼓鼓囊囊的，掖着喷子（短猎枪）。这种人可不能得罪，他们常年在大山里野惯了，做人做事都按着山里的规矩来，一语不合，当时就敢给你动刀子。但是他们手里还真有好东西，也不往死里认钱。你要是跟他处好了，他也真是掏心掏肺地帮你。

我赶紧起身，亲自把他给请进来，也有点不放心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人穿着那么原始的装备来京城？

我多了个心眼，拱了拱手，用猎人的黑话问他：“这位师傅在哪儿跑山？”

他回应：“北边，俺们是做炮手的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师傅是哑山还是响山？”

他说：“响山，俺们打前站的。五山老爷保佑，得了点襁子。掌柜的收不收？”

我忙说：“收，收，快请！里屋请！”回头招呼着马三，“马三，快泡茶，拿我那屋的西湖龙井！”

马三在旁边听我们说话，一句也不懂，眼睛都直了，这时候讪讪地去泡茶。我想了想，又叫住他“别他娘泡茶了，去把我柜子里那瓶茅台拿来！”马三答应一声，也看出了点门道，屁颠屁颠去拿酒了。

我们刚才说的是猎人行当里的黑话，第一是套近乎，第二也是在确认对方身份，看对方是不是青头、骗子，甚至是便衣。皮货这行，好皮子多来路不正，明面上惦念的人多，暗地里想黑你的人也多，搞不好就翻船了，不得不谨慎。

我开始问他在哪跑山，这是问他在哪打猎。他回答是在北边，就是北方的猎人。这个不用问，看他那副行头，不是大兴安岭，就是长白山那边。大兴安岭的面更大。这几年长白山开发旅游资源，野兽少了，也就大兴安岭好东西多。“炮手”、“打前站”说的是狩猎时的分工，大山深处，往往是一群人合作围猎，有人负责吆喝，有人负责断尾，有人负责探路。冲在最前面对着野兽开枪的，叫做“打前站”。“响山”和“哑山”说的是打猎的流派。狩猎圈，简单分为文狩猎、武狩猎。“哑山”一派靠下套子、陷阱、毒药、弓弩，

谓之“文”。“响山”是传统的狩猎，一群猎人，带着枪和狗，由“掌山师”带领，在老林子里进行大规模围猎。“哑山”和“响山”敬奉的都是“五山老爷”，这是专门掌管狩猎的神，打到猎物，就是“五山老爷”保佑。

这人最后说“五山老爷保佑，得了点襁子”，这“襁子”就是皮子，意思是山神爷爷保佑，这次从山里打了不少皮子，问我要不要？

这白白送上门的好生意，当然要！

马三拿来酒，我热情招呼他：“师傅，外面人多眼杂，咱们去里面，哈了气儿<sup>[1]</sup>！”

那人把蛇皮袋扛在肩上，跟着我往里走，却摇摇头说：“天矮，踩呀<sup>[2]</sup>！”

这有些奇怪了，老猎人没有不爱酒的。深山野岭，荒无人烟，整天和野兽打交道，成年累月都见不到几个活人，那份孤独和寂寞，只有靠喝酒排遣。按说这卖皮子得了钱，也是喜事，肯定要多喝几杯再走。他这样急着走，让人有些奇怪。

我想，坏了，这人该不会是傻子吧，也许打猎时被黑瞎子打坏了脑瓜子，于是试探着问他：“师傅，袋子里都有些啥襁子？”

他把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放下，边解开边说：“白脰沟、长脖子、踮脚子，啥都有！”

白脰沟是狍子，长脖子是鹿，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原始森林，这两个倒还常见。踮脚子就很稀罕了，这是黑瞎子，也就是狗熊。

我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狗熊这玩意儿，不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而且力大无穷，非常彪悍。狗熊要是肚子上中了一枪，肠子流出来，它自己会用爪把肠子给塞回去，然后一只手掌捂着伤口，一只手去拍猎人，一下子就能把人的脑袋瓜子给拍个稀巴烂！

这人吹得太大了吧，这年头别说熊皮，就连动物园买只活熊都费劲，他

[1] 黑话，意思是喝酒。

[2] 天矮，踩呀：黑话，意思是天黑了，要急着赶路，不喝了。

还能弄到？

他也不反驳，直接把蛇皮袋子倒空了，一堆熟好的皮子掉了出来，他一张张摆好，铺在地上。

我的嘴张大了，这人还真不是吹，整张的鹿皮、黄羊皮、狷狵皮、狼皮，不仅干干净净，甚至还进行了初步的鞣制。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！

仔细看看，这些皮子足足有十几张，最底下果然有一张斩去了头脚的半大熊皮。除了这些皮子，还有一整张连着四蹄和脑袋的兽皮，毛色是纯白色的，一时间看不出是什么皮子。这张皮子有些奇怪。一般来说，猎人卖皮子，都会斩去头脚，只留下一张皮子，把皮子一卷，随便塞进一个大蛇皮袋里，外面塞一床破被子，往座位底下一塞，绝对不会有人注意。

像这张皮子，把四个蹄子和脑袋都保存得完好无缺，需要很复杂的鞣制工艺，除非买主指定要这样的皮子做标本用，否则猎人才不会犯这种傻劲，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

这猎人，估计是和以前的主顾闹翻了，这才溜街找卖主，不想被我给撞上了。这些皮子，我当然收。但是这张全副头脚的皮子，我也只给一般的皮子价钱。老子是卖皮子的，又不是卖标本的，就这个价，他要是不同意，就让他自己带回家唬孩子玩去吧！

这样想着，我手底下也没闲着，先把皮子细细摸了一遍，又闻了闻，心里就有数了，全是一等一的好货色。皮草这东西，造假很难，假货总有一股难以掩盖的化学味道。行家用手摸一摸，再闻一闻，就知道真假了。这些皮子不用看，我一经手就知道，新皮子，地道货色，一转手价钱就能翻几倍，卖出去简直像吐口痰那么容易。

我咳嗽了一下，先说了几句场面话，然后话锋一转，想跟他谈价钱，没想到他却摆摆手，说先不谈钱，反而问我能不能搞到喷子。

我一愣：“喷子？”

他急切地问：“不光喷子，洋炮，烧火棍，都行！只要能弄到炒面！俺给现钱，用襁子顶也成！”

我抬起头，没有说话，直勾勾看着他。

马三一直在旁边站着，眼睛火辣辣盯着这些皮子。铺子里，像这样的皮子一件也没有了，急需补充货源。这些东西，在他眼里根本不是皮子，都是一捆捆结结实实的大票子。他见我突然冷下脸，搞不懂怎么回事，在那儿不停跟我使眼色。

别说使眼色，他就是把眼珠子挤下来，我也不能答应。这人有问题，他的皮子不卖钱，想换枪。这喷子是短枪，烧火棍是猎枪，洋炮是自制的土枪，炒面是子弹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这批皮货想换成枪，枪支型号都不限，只要有子弹（炒面）就行！

他这句话犯了规矩，于道上也不通。

我是做皮货生意的，收皮子，也卖皮子。至于你皮子的来路是什么，偷来的，抢来的，犯不犯法，我一概不管。这是皮货行的规矩，没问题。

但是你要用皮子换枪，这不行。且不说贩卖枪支是大罪，这也不合皮货行的规矩。别说我没有，我就是有，也不敢卖给他呀！

这种事情，他不可能不懂。

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这人会不会是便衣，故意装成老猎人想诈我？我脑筋迅速转着，收购违禁皮子还能装傻充愣混过去，顶多就是罚钱，倒卖枪支可是大罪，要吃牢饭的！

那人也不傻，他明白我的担心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莫慌。有人介绍我来，说你有路子，能搞到枪。”

我警惕地问：“我一个做买卖的，有什么路子……谁介绍你来的？”

他说：“老孔。”

我有点糊涂：“老孔？哪个老孔？”

“孔……孔旗。”

“操！是狗日的孔老八！”我终于放下心，一面在心里狠狠骂娘。

孔老八是我一大学同学，人挺能折腾，毕业后去了南方打工，成天撺掇我跟他做生意。这小子，嘴上缺个把门的，猫尿一灌多，什么八不沾边的屁话都往外吹，屎壳郎都能被他煽呼成大卡车。我这边的事情，肯定是被他酒后吹出去了，这孙子，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！



七八十年代，买枪容易，长的、短的、军用、民用的都有。军用枪支是战争年代留下的，民用的有打鸟的气枪、自制的火药枪。那时候，天南海北都能买到。东北买枪去满洲里；西北去青海；东南去隆德、贵州松桃；京津这片，去河北著名的箱包市场白沟。这里多说一句，当年的白沟不仅卖箱包有名，卖枪一样名声在外。

听东家说，云南一些边境地区更要命，那才叫猖狂。

他们卖枪跟卖白菜没区别，面前摆着一个大箩筐，箩筐上蒙着一块红布，箩筐上面堆着几颗大白菜，底下全是枪，长的短的都有。卖枪的人就蹲在箩筐边吃烟，看起来像个最普通的菜农，交易全是特定的手语。买家伸手去箩筐里摸一摸，和卖家两人一个袖里乾坤价钱什么给谈定了。这种事情，圈里人几分钟就搞定了，外人根本进不去那个圈子。

这些都是老皇历了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国家收紧枪械管理。1996年，颁布了《枪支管理法》，大规模清缴民间枪支。这几年，几乎所有贩卖枪支的地下渠道都被扫荡干净了，甭管地上还是地下，彻头彻尾被洗白了。

这狗日的孔老八还真是敢胡扯，这天子脚下，青天白日的，竟敢说老子能搞来枪，纯粹是黑帮电影看多啦！京城重地，我要给他搞把枪，恐怕第二天就得被请去喝茶！

恼火归恼火，我还是客客气气跟他解释：“老师傅，不瞒您说，老孔是我一发小，好多年没见过面了。他跟您说的，都是十年前的事。现在早就不行了，京城这边，管得太严，别说枪，连弓箭都买不到。据说再过几年，北京开奥运会，连小孩玩的弹弓都要收缴了。

您要是真想买，就去边境试试，西双版纳，满洲里，那边管得松，还好出手。您这边的皮子，我是真心想要。您要是觉得合适，就提个价出来，换成钱，到时候不管买什么也方便。您要是觉得不妥呢，那您把皮子带走，我全当您从没来过这边。您看如何？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沉吟了半天，挥挥手，说他也不懂价钱，让我看着报价。我估摸着行情，报得略高一些，他点点头，连价都没回，直接成交。我有点心疼，早知道这样，应该把价钱再压低一些。但还是让马